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6 年 5 月 25-26 日)

1、澳大利亚《东亚论坛》：韩国需拓展中等强国多边能源合作

5 月 19 日，澳大利亚《东亚论坛》发表韩国国会政策助理、国防部青年咨询小组成员许东觉（Dongguk Heo）的文章《韩国须通过合作保障其经济命脉》。文章认为，2026 年美伊冲突及 5 月 4 日韩国商船“树木号”（Namu-ho）在霍尔木兹海峡受袭，凸显韩国波斯湾能源航道之脆弱性。韩国约 70%原油及 20%液化天然气来自中东，其中绝大部分原油需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由于美国要求盟友分摊安全负担并收缩保障，韩国需更加主动参与关键海上通道安全维护。文章认为，韩日欧同为贸易驱动型发达经济体，均面临能源断供风险且具备维护航行自由的海军力量，协调行动可避免韩国单边行动的能力与外交代价。文章主张，相关国家可优先推动商业护航、联合威慑、危机管理、情报共享与联合扫雷等合作机制，并通过外交协调维护国际航行自由原则。文章还提出，韩国可在清海部队反海盗经验基础上将任务扩展至应对国家间紧张与不对称威胁，推动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及欧洲海军后勤整合与互操作性演练。文章认为，在中东展现安

全担当也有助于韩国回应美方“扩责”要求，维护同盟价值与战略灵活性。

<https://eastasiaforum.org/2026/05/19/south-korea-needs-partnerships-to-secure-its-economic-lifelines/>

编译：崔惠景

2、加拿大《地缘政治观察》：俄罗斯借地区动荡强化中亚影响力

5月21日，加拿大《地缘政治观察》发表澳大利亚国际关系专家菲利普·艾西（Philip Acey）的分析报告《对俄罗斯而言，地区不稳定意味着在中亚的机遇》。报告提出，随着在中东、南亚的地缘不稳定性加剧，俄罗斯正利用这一趋势巩固其中亚战略地位。与此同时，俄在其他后苏联空间及欧洲的影响力持续衰退：芬兰、瑞典加入北约，欧盟对俄贸易骤降，波罗的海国家与俄贸易削减约90%，亚美尼亚冻结集安组织成员资格并转向欧洲，阿塞拜疆与俄关系恶化，仅格鲁吉亚趋近俄方。俄官方将自身困境归因于“集体西方”的侵蚀与生存威胁叙事，声称西方试图通过煽动民族宗教矛盾“去殖民化”、分裂俄罗斯，并以此证明其强化后苏联空间控制的正当性。中亚成为俄当前最具制度优势的区域。俄依托集安组织、独联体和欧亚经济联盟，将安全与经济依赖转化为结构性约束：类似对白俄罗斯、亚美尼亚的施压手段，可能复制到中亚国家。同时，俄积极利用阿富汗外溢风险、

伊朗-美对抗等议题，构建“欧亚安全架构”替代西方主导秩序，并联合上合组织推动防务协调，限制西方军事存在。未来俄将强化作为中亚首要安全保障者的角色，通过深化边境联防、能源通道合作及制度捆绑，遏制西方影响，服务其多极化世界秩序目标。

<https://www.geopoliticalmonitor.com/for-russia-regional-instability-means-opportunity-in-central-asia/>

编译：程畅

3、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俄刚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

5月22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发表高等经济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专家尼基塔·帕宁（Nikita Panin）的文章《“加速发展之路”：刚果为何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文章认为，刚果（布）总统德尼·萨苏-恩格索在就职10天后飞往莫斯科，被解读为刚果转向俄罗斯的信号。事实上，萨苏-恩格索执政40年间，始终保持与主要相关方的紧密联系，中国和法国均在刚果（布）存在建设项目，而萨苏-恩格索本人则在气候问题及非洲政治冲突调节中积极活跃在外交舞台上。作者认为，俄刚关系的好转源于国内政治局势：萨苏-恩格索以94.82%得票率再次连任，反对派被边缘化；总统之子但尼-克里斯泰勒虽保留部长职位，但原本应当进行的权力交接可能因军事力量的反对被推迟，新政府名单中军队出身人员的变动也可为此提供旁证。而俄刚合作的重要砝码黑角—卢泰

特—马卢库—特雷绍石油产品管道在历经 10 年的谈判后于两年前签署协定，并于 2025 年获得双方批准。对于此访的意义，作者总结称，莫斯科是刚果的重要政治支柱和项目工具，但并非首要且不可替代的伙伴。俄刚合作的核心项目能否成功，最终将取决于萨苏-恩格索接班人问题如何解决，所有与布拉柴维尔有长期合作计划的国家都需密切关注此事。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usko-rennyy-marsh-k-razvitiyu-zachem-kongo-ukreplyaet-svyazi-s-rossiey/>

编译：吴文茁

4、欧洲政策分析中心：俄罗斯在南高加索的影响力正在消退

5 月 22 日，欧洲政策分析中心研究员发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欧洲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埃米尔·阿夫达利亚尼（Emil Avdaliani）的文章《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逐渐消退》，称俄罗斯在南高加索的影响力正持续承压。长期以来，莫斯科依靠军事存在、冲突管理、能源杠杆及经济联系维持地区主导，但随着外部替代力量进入，其不可替代性下降。亚美尼亚转向最为显著——2020 年纳卡战争及 2023 年卡拉巴赫亚美尼亚实体瓦解后，俄罗斯未向亚方提供其预期中的安全支持，亚方对俄安全信任明显削弱。5 月亚美尼亚先后主办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及首届欧盟-亚美尼亚峰会，双方启

动 2 亿欧元伙伴关系，欧盟对亚投资预计达 25 亿欧元；克里姆林宫随即指责亚进入欧盟的“反俄轨道”，警告其将面临政治经济后果。欧盟虽无法提供硬安全保障，但可在市场准入、投资及基础设施等领域提供替代性合作渠道；而俄因俄乌冲突在相关领域竞争能力明显下降。同时，中国以金融经济合作增强地区存在：格鲁吉亚商业银行正准备接入中国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阿塞拜疆与中方探讨联合投资基金，中国已成阿第三大贸易伙伴，2025 年双边贸易额达 48.7 亿美元。文章总结认为，俄罗斯地区主导地位正被削弱，军事力量仍是俄目前最主要的影响工具。

<https://cepa.org/article/russian-influence-drains-away-in-the-south-caucasus/>

编译：马奕源

5、美国《华盛顿邮报》：乌克兰已使自己成为西方不可或缺的一员

5 月 21 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乌克兰前副总理、前国防部长、全球安全论坛（GLOBSEC）杰出研究员奥莱克西·列兹尼科夫（Oleksii Reznikov）和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达利博尔·罗哈奇（Dalibor Rohac）的文章《乌克兰已使自己成为西方不可或缺的一员》。文章认为，俄乌冲突进入第四年，美、德等军事强国正纷纷赴乌克兰采购武器。乌克兰已从援助恳求者转为西方不可或缺的伙伴和防务

能力的共同创造者。文章认为，乌克兰正在通过创新重塑 21 世纪战争形态，打破“更大国家赢得战争”的传统学说。尽管俄军费增至 GDP 的 10%、兵力达 150 万，但推进速度持续下降，每月损失约 3.5 万人。相比之下，乌克兰约 100 万人持有武器，其中 75 万为工程师和企业家。他们将战争转为成本竞赛：价值 500 美元的无人机可摧毁百万美元坦克，1000 美元的拦截器可击落 3.5 万美元无人机。文章认为，传统陆地战争的大规模突破如今已难实现，伊朗战争已让美国尝到教训。解决方案在于联合生产与技术转移：在“勇敢德国”项目下，德乌联合生产 AI 无人机；美国拟在本土测试乌制无人机并表达合作兴趣。文章总结称，投资乌克兰就是投资欧洲安全。乌克兰不是西方的问题，而是解决方案。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6/05/21/ukraine-is-not-west-s-problem-it-is-part-solution/>

编译：许紫婷

6、英国查塔姆研究所：中俄战略组合边界清晰

5 月 21 日，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发表亚太项目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于洁（Yu Jie）的文章《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组合仍在延续，但其边界十分清晰》。文章认为，中俄元首会晤意在向外界展示中俄仍在重塑国际秩序问题上保持战略一致，但这种关系并非不受限制的同盟，而是建立在现实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协调。文章认为，地理、安全和反对西方主导

秩序的共同立场，是中俄关系保持韧性的核心原因。两国共享漫长陆地边界，也处于同一欧亚战略空间。对中国而言，稳定的对俄关系有助于确保北方安全；对俄罗斯而言，中国则在其与西方关系严重恶化后提供经济韧性和地缘政治支撑。文章最后强调，中俄关系的稳定并不来自“无限友谊”，而来自可控、交易性和利益驱动的战略合作。双方会继续在削弱美国主导秩序、推动替代性全球治理方面合作，但中国的战略自主、全球经济利益和对制裁风险的顾虑，将继续限制其与俄罗斯走向正式军事同盟。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6/05/china-and-russias-strategic-duo-endures-its-limits-are-clear>

编译：朱邯

7、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大欧亚中的俄罗斯与中亚

5月19日，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发表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当代亚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沙米尔·叶尼凯耶夫（Shamil Yenikeyeff）的文章《大欧亚中的俄罗斯与中亚：从行动计划到有效架构》。文章认为，俄罗斯与中亚五国关系呈现“政治热度高、经济回报有限”的反差，目前约500亿美元的贸易额仅释放了不足15%的结构性潜力。作者认为，要将《2025—2027年联合行动计划》从一份目录转化为有效架构，必须深耕互联互通的制度同步、把气候与水安全和交通联系起来作为统一框架，并在多向结盟中依托欧亚机制确立自身的战

略坐标轴。最终，唯有将“负责任邻里”概念落实为监管协同、资源共同管理和多边机构革新三步，才能真正把大欧亚从意图空间变为发展空间。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russia-and-central-asia-in-greater-eurasia/>

编译：叶丽娜·叶尔兰

8、英国《经济学人》：欧洲奋力争夺数字主权，摆脱对美科技依赖困难重重

5月21日，英国《经济学人》发表题为《欧洲如何为数字主权而战》的文章。文章认为，欧洲对美国科技巨头的依赖程度持续加深，欧盟正加快推动“技术主权”议程，但实现战略自主面临严峻挑战。文章认为，首先，欧洲对美国数字服务依赖日益加深。德国联邦政府每年向微软支付近5亿欧元许可费，法国大型企业每年购买美国软件及云服务超500亿美元，欧元区从美国进口的知识产权服务已飙升至每年2000亿美元。在云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亚马逊、谷歌、Meta和微软四大美国企业遥遥领先，2025年投资规模是德国新建数据中心（10亿欧元）的350倍以上。过去一年全球近百个重要AI模型中，仅有一个来自欧盟。其次，欧洲存在三重战略担忧。第一，数据安全性与地缘政治风险。美国《云法案》赋予政府调取存储于海外子公司数据的能力，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因被美国制裁而失去电邮访问权限，凸显

断供风险。第二，美国数字服务传播有害内容并垄断市场，损害欧洲企业与媒体利益。第三，欧洲在技术竞争中落后于中美，影响长期增长。最后，欧洲已采取行动但成效有限。欧盟将于 6 月 3 日公布“技术主权”一揽子计划，包括云计算与 AI 发展法案。法国宣布政府电脑从 Windows 转向 Linux 开源系统；德国情报部门选用法国数据分析企业而非美国 Palantir。欧盟《数字市场法案》和《数字服务法案》已对 Meta、谷歌发起违规警告。然而，欧洲企业难以摆脱对美供应商的依赖，用户转换成本高、本土替代方案质量和价格竞争力不足。文章最后强调，欧洲面临“产业协调与进取精神”的双重挑战。欧盟希望通过资助数据中心、简化审批及采购规则倾斜等方式培育本土生态系统，但摆脱对美依赖“任务艰巨”。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26/05/21/how-europe-is-fighting-for-digital-sovereignty>

编译：王语嫣

9、美国 CFR：鲁比奥访印意在修复关系

5 月 21 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发表印度、巴基斯坦与南亚高级研究员萨达南德·杜姆（Sadanand Dhume）文章《鲁比奥“修复式访问”印度》。文章认为，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访问印度是试图修复过去一年急剧恶化而失去发展方向的美印关系。文章认为，2025 年初美印关系一度被认

为处于历史高点，印度总理莫迪访美后曾提出构建“繁荣的超级伙伴关系”，印度外交界也普遍期待特朗普政府会更重视制衡中国、淡化人权和民主议题，并减少对印度与俄罗斯关系的压力。然而，这种乐观情绪在一年内迅速转变。当前印度外交政策界和舆论对美国的警惕达到本世纪以来较高水平。文章将美印关系降温归结为几个原因。首先，特朗普多次公开宣称自己促成了 2025 年 5 月印巴冲突停火，使莫迪政府感到难堪。其次，特朗普公开接触并赞扬巴基斯坦军事领导人阿西姆·穆尼尔，这一举动令印度反感。第三，特朗普政府曾对印度加征高达 50% 的进口关税，其中包括因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而施加的 25% 惩罚性关税，而美国并未对同样大量购买俄罗斯能源的中国采取类似惩罚措施，这加剧了印方对美国政策公平性和稳定性的质疑。尽管此后美印曾达成临时贸易安排，试图降低关税压力，但相关政策变化已经削弱印度对美国的信任。文章认为，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印度已不再确定美国是否仍将对华大国竞争作为其亚洲战略的核心，“四方安全对话”在特朗普就职后并未受到拜登时期的重视。文章还认为，伊朗战争可能进一步冲击印度经济。因此，鲁比奥此次访印不仅需要处理防务、经贸、科技和“四方安全对话”等议题，也需要修复印度对美国战略可靠性的疑虑。文章认为，美印关系并未彻底破裂，但已进入方向不明的阶段。过去 25 年来，美国历届政府都试图将印度塑造为亚洲民主力量和制衡中国的重要伙伴；但在特朗普

政府更交易化、更重视短期利益的外交风格下，美印关系正在失去清晰战略方向。鲁比奥此次访问印度的核心任务，不只是推动具体合作项目，而是重新确认美国是否仍将印度视为长期战略伙伴，并恢复印度对美国印太战略的信心。

<https://www.cfr.org/articles/marco-rubio-goes-to-india-in-repair-mode>

编译：吴亦恒

10、美国《外交政策》：欧洲正逐渐脱离美国以谋求战略自主

5月25日，美国《外交政策》发表记者卢克·麦基（Luke McGee）的文章《欧洲正慢慢准备抛弃美国》。文章认为，面对特朗普再度执政所释放的激烈外交怒火与极高政治不确定性，欧洲对美关系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系统性信任危机，迫使跨大西洋盟友关系发生历史性脱钩与战略重组。长期以来，欧洲将美国主导的北约和双边安全承诺视为其防务、科技和地缘政治稳定的终极基石。然而，特朗普政府频繁采取单边主义行动，将传统的集体防御同盟异化为政治和经济胁迫的工具。从对中东局势的任意单边军事介入、对欧洲多国领导人的公开羞辱，到因外交摩擦突发性宣布大规模缩减驻德美军并叫停重大防务部署，再到提出吞并格陵兰等惊人言论，这一系列变幻莫测且极具破坏性的政策，彻底粉碎了欧洲政界对美国系统作为长期稳定、可预测伙伴的残存幻想。

这场危机促使欧洲内部达成一项极其痛苦但坚定的新共识：美国已不再是一个值得寄托长远安全的盟友，其全球治理方式正日益走向缺乏准备（ill-prepared）与不可控，导致欧洲在国际事务中面临被严重边缘化甚至背叛的风险。为了抵御这种巨大的战略动荡，欧洲各国政府及私营经济部门正在掀起一场“去美国化”的制度性重组与“悄然退出”（Quiet Quitting）运动。这种转型并非公开的决裂，而是全面体现在科技、空间和国防等核心主权领域的去美国化采购决策中。例如，部分传统上极度亲美的欧洲国家开始在关键战略合同中舍弃美国企业，转而选择欧洲本土供应商——荷兰中央银行放弃亚马逊云服务而转向德国本土云服务，丹麦国防部则拒绝美制“爱国者”导弹而采购法意联合研制的防空系统。同时，面对严峻的外部威胁，欧洲正被迫以极高的经济代价加速建立完全属于欧洲自身的深层精密打击系统与常规防务弹性。作者也认为，这种战略自主的转型充满了阵痛与现实尴尬，因为在短期内，由于自身一体化推进艰难、常规军备产能滞后，欧洲在核威慑、核心情报和深层战略打击等安全命脉上依然无法彻底割舍美国的保护伞，被迫陷入一种“既依赖美国又必须防范美国”的割裂状态。但不可逆转的核心观点是，跨大西洋关系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断裂，欧洲已深刻意识到无法再将自身命运绑在脆弱的美国两党政治轮替之上。欧洲正以极大的政治决心，艰难但坚定地学会在没有美国绝对安全承诺的新现实中谋求独立生存，通过

构建自主的防务体系与科技主权，来捍卫自身的长远利益与战略话语权。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6/05/25/europe-trump-nato-leadership/>

编译：王北北

11、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乌克兰和西方应警惕白俄罗斯干预俄乌冲突

5月21日，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欧洲与欧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卢克·科菲（Luke Coffey）的文章《白俄罗斯会参与俄乌冲突吗》。文章表示，尽管当前乌克兰局势聚焦于和谈停滞及无人机袭击，西方决策者不应忽视乌白边境的安全威胁。本周，白俄罗斯参与俄主导的核演习，泽连斯基亦担忧其可能从北部援俄，这直接威胁乌克兰战略侧翼。白俄罗斯此前已多次采取挑衅性战略部署，如2024年调动三分之一陆军至乌边境。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以来，白俄一直是俄军战略后方：俄曾借其领土进攻基辅，俄无人机和导弹亦常借其领空打击乌西部纵深目标。然而，白俄若直接参战，其自身安全风险极高。白俄军队缺乏实战经验，装备多被俄抽走，而乌军战斗经验丰富且已在北部边境构筑防御工事。若白俄从北部入局，将产生两种战略后果：一是进攻基辅，迫使乌军从顿涅茨克等前线抽调兵力回防，为俄军创造突破口；二是进入乌西部，试图切断从波兰来的关键补给线，动

摇乌军持续作战的战略根基。对此，西方伙伴需采取三项安全应对措施：一是强化情报共享，提前预警北部威胁；二是在与白俄接壤的波兰、立陶宛等国举行快速军演，形成战略威慑；三是建立经罗马尼亚的备用补给线，确保战略通道不被切断。白俄直接参战虽看似遥远，但在战争持续四年多、俄方急于改变战场态势的背景下，任何战略意外均可能发生。西方决策者必须将北部方向纳入安全议程，防范侧翼风险。

<https://www.hudson.org/foreign-policy/belarus-about-enter-russian-war-luke-coffey>

编译：郭雨凡

12、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印欧战略走廊亟待重构

5月22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访问学者钦齐亚·比安科（Cinzia Bianco）和高级政策研究员阿图罗·瓦尔韦利（Arturo Varvelli）的文章《绕开海峡：印-中东-欧走廊需要战时重构》。文章认为，伊朗战争已使全球商业付出约250亿美元代价，核心风险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原本在2023年提出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设想以和平环境为前提，经以色列、约旦和海湾连接欧洲与印度，但在海上咽喉要道频繁被武器化的背景下，已显得不合时宜。霍尔木兹受阻后，科威特出口降至零，卡塔尔出口下降90%，只有阿联酋通过富查伊拉港、沙特通过东西管道和红海港口维持部分出口。同时，2023至2025年胡塞武装事实上关闭

曼德海峡，也促使海湾国家寻求同时绕开两大海峡的新路线。文章认为，IMEC 最大问题在于对以色列通道的依赖。加沙战争后，沙特等海湾国家不愿被视为与以色列形成结构性绑定；但若完全排除以色列，印度、美国及部分欧洲国家又可能阻滞项目。因此，欧洲应推动“有意冗余”的走廊设计，通过埃及、叙利亚、土耳其、阿曼、卡塔尔和也门等多条路径分散风险。作者强调，欧洲应把走廊重构视为自身利益，而非单纯回应海湾国家诉求。真正可行的 IMEC 应能在紧张升级时重新分流贸易，并通过基础设施合作为地区降级创造共同利益。同时，欧洲仍需维护霍尔木兹和曼德海峡航行自由，并推动危机管理机制，避免民用和商业基础设施成为常态化施压工具。

<https://ecfr.eu/article/bypassing-the-straits-the-india-middle-east-europe-corridor-needs-a-wartime-redesign/>

编译：章太宇

13、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美元首会晤应重启 AI 安全对话，拒绝“芯片换安全”

5 月 13 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技术与国际事务研究员斯科特·辛格（Scott Singer）的文章《中美元首会晤应重启此前难以实现的人工智能对话》。文章认为，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晤时，应将人工智能（AI）安全纳入议程。当前 Claude Mythos、GPT-5.5 等前沿模型已暴露长

期未被发现的网络安全漏洞，美国财长斯科特·贝森特 (Scott Bessent) 警示 AI 或被用于大规模攻击金融体系，中国同类模型或将具备对等风险，技术滥用可引发全球性灾难。文章称，2024 年拜登政府时期日内瓦首轮中美 AI 对话失败，美方派技术专家聚焦极端风险，中方由外交专家主导，诉求放宽出口管制，双方议题错位。文章强调，2026 年仍需坚决拒绝“芯片换安全” (chips for safety) 的交易式妥协，也不应谋求缓和 AI 竞争的“宏大协议”。当前形势已生变化，中国加大 AI 安全投入，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极端风险评估结果获 Anthropic 联合创始人杰克·克拉克 (Jack Clark) 认可，双方风险认知趋于一致。文章建议聚焦极端风险开展窄议题对话，优先探讨模型风险测试评估，交流“红队” (red teams) 测试、漏洞修复等最佳实践，同时严守信息边界，不泄露敏感数据与军民两用知识。美方应联合前沿 AI 企业参与对话，务实管控风险，为全球 AI 安全治理奠定基础。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emissary/2026/05/trump-xi-ai-safety-dialogue>

编译：王乐知

14、英国《经济学人》：欧洲应借碎片化危机加快战略自主

5 月 25 日，英国《经济学人》发表法国央行行长、国际清算银行 (BIS) 董事会主席弗朗索瓦·维勒鲁瓦·德加洛 (François Villeroy de Galhau) 文章《一位央行行长在碎片化

十年的经验教训》。文章总结其 2015 年以来执掌法国央行期间的经验，认为全球正经历多边主义衰退、地缘碎片化与民粹主义上升，但欧洲仍可通过制度韧性、务实合作与加快内部整合，将特朗普时代的外部压力转化为推进欧洲经济与金融主权的契机。过去十年全球央行经历疫情、通胀与战争等连续冲击，货币政策虽未完美，但成功实现软着陆，即在避免严重衰退情况下控制通胀。文章强调，央行独立性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前提，而当前全球对独立机构的政治攻击正在上升。关于欧洲前景，作者认为欧盟近年来在民众支持、欧元稳定性与银行监管体系方面均有所强化，但仍存在创新不足、决策迟缓与治理低效问题。文章呼吁欧洲以 2029 年为新一轮一体化动员目标，通过加速数字欧元、防务合作与资本市场整合，提升欧洲经济与金融主权，并以分阶段推进方式突破 27 国一致同意的制度约束。

<https://www.economist.com/by-invitation/2026/05/25/a-central-bankers-lessons-from-a-fragmented-decade>

编译：邵洋

15、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如何理解美以对伊朗情报战

5 月 21 日，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发表诺丁汉大学国际关系助理教授丹·洛马斯（Dan Lomas）和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军事科学部主任马修·萨维尔（Matthew

Savill) 的文章《特朗普政府、伊朗与美国情报界》。文章认为，美以伊冲突虽然展现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压倒性的情报优势，但美国情报体系对特朗普政府高层决策的实际影响却十分有限。美以近年来已建立对伊朗的“全源情报优势”。在行动前，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高精度锁定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位置，并与以色列共享情报，直接推动了斩首行动实施。随后，美以对伊朗核设施、军事目标及代理人网络精确打击，以及美国营救被击落飞行员的行动，也高度依赖情报支持。这体现出现代情报体系在战术层面的巨大价值。然而，情报成功并未有效转化为战略决策优势。美国情报界实际上曾多次警告战争风险。在行动开始前，CIA 内部评估认为即便哈梅内伊被清除，伊朗政权仍可能由更强硬的革命卫队（IRGC）势力接管。CIA 局长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甚至将以色列提出的“政权更迭计划”称为“脱离现实”。多份泄露报告也显示，美国情报部门持续判断伊朗政权“并未处于危险之中”，仍具备较强社会控制能力。但特朗普政府显然低估了伊朗政权韧性，并受到此前在委内瑞拉成功经验影响，错误认为“斩首行动”能够迅速推动伊朗局势崩溃。特朗普政府此次决策建立在一系列错误假设之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总统对情报体系长期缺乏信任。特朗普更倾向依赖个人直觉与少数核心顾问，而非系统化情报分析，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Tulsi Gabbard）在战争决策过程中也长期被边缘化。美以伊冲突再次说明，美国虽然拥有全球领先

的情报能力，但如果决策层不愿真正采纳专业评估，情报优势便难以转化为战略优势，而这一趋势可能长期削弱美国国家安全决策能力。

<https://www.rusi.org/explore-our-research/publications/commentary/missing-intelligence-trump-administration-iran-and-us-intelligence-community>

编译：樊若晨

16、美国中东研究所：伊朗战争给海湾人工智能发展的冲击

5月21日，美国中东研究所发表高级研究员默罕默德·索利曼（Mohammed Soliman）的文章《伊朗战争给海湾人工智能发展的冲击》，文章认为，伊朗对亚马逊位于阿联酋和巴林的数据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意图利用美以伊战争制造不确定性，动摇全球资本对海湾地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信心，并让外界质疑该地区的稳定性是否值得长期押注。然而，这场精心策划的袭击并未达到其战略目的，海湾国家的AI雄心非但没有退缩，反而在冲突中展现出更强韧性。其根本原因是支撑海湾AI发展的三大基本面丝毫未变。一是资本性质。投资这些千兆瓦级计算集群的主要是主权基金和国家资本，它们拥有代际时间视野，不会因无人机或导弹穿越防空系统而撤资，反而在受到威胁时往往加倍投入，类似韩国、乌克兰在安全压力下强化技术产业的先例。二是能源优势。人工智能本质上依赖廉价、充足的电力，而海湾地区拥有全

球最低成本的能源资源，即便战争导致油价波动和能源运输风险，这一物质现实仍未改变，甚至可能因亚洲经济体对海湾能源的依赖而强化本地建设的政治经济逻辑。三是地理枢纽位置。海湾距离孟买约 2000 公里、距东非和东地中海也很近，能够提供 25-40 毫秒的往返延迟，而美国东海岸则需要 150-200 毫秒——对于人工智能推理服务的即时体验而言，这是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伊朗的袭击虽然打破了迪拜等市长久以来作为安全避风港的形象，并标志着美国大型科技公司首次因军事行动而服务中断，但海湾国家的实际防御表现令人瞩目：截至 2026 年 5 月 6 日的数据显示，伊朗发射的 2201 枚弹道导弹中约 93% 被拦截，5208 架无人机中约 95% 被拦截，总体无撞击率达到 94-95%，证明现有防空系统有能力保护关键基础设施。袭击引发的真正辩论在于，数据中心应当像民用医院一样由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广泛覆盖，还是应当建立专用的点防御系统？千兆瓦级集群是否应被视为战略军事资产？这涉及到防御成本、硬化措施、分布式选址和冗余设计等必须与建设同步考虑的一阶问题。海湾领导人迄今的立场是坚定推进，正如阿联酋大使优素福·奥泰巴（Yousef al-Otaiba）所言“阿联酋全力以赴，我们正在加倍努力”，而主要投资者如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Brookfield Asset Management）与卡塔尔投资局规模达 200 亿美元的数据中心合作也照常进行。因此，伊朗的袭击并未终结海湾 AI 的雄心，反而提前开启了一场关于 21 世纪基础

设施防御、法律地位和风险收益平衡的必要对话，而这场对话恰逢建设仍在进行中，为海湾国家将安全成本内化到设计框架中提供了宝贵时机。

<https://mei.edu/publication/the-impact-of-the-iran-war-on-the-gulfs-grand-ai-plans/>

编译：虞朝玮

17、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伊朗冲突暴露 IMEC 的设计缺陷

5 月 22 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发表高级政策研究员阿图罗·瓦尔韦利（Arturo Varvelli）、访问研究员辛齐娅·比安科（Cinzia Bianco）的文章《绕过海峡：印度-中东-欧洲走廊需要重新进行战时设计》。文章认为，伊朗战争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暴露了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的根本缺陷：这一项目建立在“平时时期”的地缘政治假设之上，但当前中东进入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灰色地带”。IMEC 原本依托《亚伯拉罕协议》与阿以关系正常化，但自 2023 年加沙战争以来，以色列在地区的军事行动使海湾国家不愿被视为与以色列结盟。尤其是内塔尼亚胡提出经以色列转运海湾能源的设想，更可能使 IMEC 被伊朗视为敌对战略，从而成为攻击目标。这意味着沙特及其他阿拉伯国家愿意搁置像 IMEC 这样对以色列存在结构性依赖的框架。然而，考虑到美国、印度及部分欧洲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完全排除以色列并不现实。当

前沙特等国家正转向多元经济走廊，包括投资于埃及、叙利亚、约旦等替代路线，甚至愿意投入巨资重建叙利亚，以减少对以色列基础设施的依赖。文章主张，欧洲应放弃单一路径思维，转而构建多元通道网络以提升韧性，并利用互联互通塑造共同利益与地区缓和机制。任何基础设施都无法脱离地区稳定而安全存在，因此经济走廊不应替代外交，而应服务于更广泛的地区降级与危机管理框架。

<https://ecfr.eu/article/bypassing-the-straits-the-india-middle-east-europe-corridor-needs-a-wartime-redesign/>

编译：黄小漫

18、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改变特朗普“美元先生”的地位意味着什么

5月21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发表埃及经济学家谢里夫·欧斯曼（Sherif Osman）的文章《此刻改变特朗普“美元先生”的地位意味着什么》。文章认为，5月22日凯文·沃什（Kevin Warsh）将正式就任美联储主席。沃什此前主张基于人工智能生产率红利大幅降息，但美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油价多次突破110美元/桶，叠加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美国通胀率反弹至3.8%。在此背景下，沃什被迫放弃降息计划。文章预计，2026年全年联邦基金利率将维持在3.50%—3.75%的现有水平，若通胀持续高企，后续加息风险犹存。其次，文章认为，受货币与美

元挂钩的约束，该地区央行只得跟随美联储维持高利率，这抑制了非石油部门的增长，并形成财政与金融的二元矛盾：战争虽推高油价带来巨额财政盈余，但高利率却将股市流动性吸向债券和银行存款，限制金融市场涨幅。文章认为，战争推高了贸易与海运成本及风险，促使一些主要经济体寻求与美联储建立紧急美元互换额度。文章认为，非石油阿拉伯国家受害尤甚，高利率阻碍热钱流入其债券，加重其外债压力，而油价上涨又增加其能源进口成本，加剧外汇压力。文章最后认为，投资者被迫推迟融资扩张计划，并提示人们在等待在美联储决定解开利率的时期，须谨记压缩开支、合理消费。

<https://www.aljazeera.net/opinions/2026/5/21/ماذا-تغير-يعني>
في-الدولار-سيد-ب

编译：周雨佳

19、卡塔尔半岛研究中心：TPSE 四国区域安全框架的兴起

5月14日，卡塔尔半岛研究中心发表萨卡里亚大学国际关系系及苏丹卡布斯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副教授伊斯梅尔·努曼·特尔奇（Ismail Numan Telci）的文章《区域安全框架的形成：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与埃及》。文章认为，美以伊冲突暴露了现有区域安全框架的弊端，推动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和埃及（Türkiye – Pakistan – Saudi – Egypt, TPSE）四国间新兴的安全联盟，但其对伊朗政策的

分歧和机构缺陷可能影响新区域安全框架的持久性。第一，现有安全框架不能适应变化的区域环境，驱动该四国减少外部依赖、寻求战略自主权。文章认为，美国主导的威慑和伙伴关系框架并未如长期认知一般带来稳定，反而增加了不稳定性；区域机构在应对不断升级的冲突时能力有限，海合会等组织由于决策方面的结构性限制缺少执行机制和程序效率；域外大国在区域的竞争也影响了地区稳定，使向外结盟不再是安全的保障。同时，新兴安全框架作为务实的协调机制，使参与国能够保持战略自主，同时有选择地深化在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但其持久性也面临对威胁认知分歧的考验。土耳其国防能力和地缘政治特殊性使其占据核心地位；沙特的政策调整使其寻求多元化安全伙伴关系，减少对传统外部国家的依赖，促成与其他三国的更深合作；巴基斯坦军事能力强大，同时也是地区和全球大国的沟通桥梁；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体现其地缘战略意义，并通过与土耳其和解消除地区伙伴合作的主要裂痕。第二，该区域安全框架既有利益的趋同，也受到新矛盾的考验。文章认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暴露了他们的脆弱性，对传统外部安全保障，尤其是美国质疑加深，促使该四国寻求战略自主；此外，美以伊冲突前后积累了许多安全担忧，许多地区行为体认为美国对地区危机威慑力不足、基于规则的国际治理结构难以信任。然而，这一框架仍面临多种矛盾的限制。从历史先例来看，地区内行为体难以互相提供实质性支持，更广泛的政治和制度差异

进一步复杂化了持久合作的前景。主要障碍是对伊朗威胁的认知存在分歧。沙特视伊朗为主要威胁，而巴基斯坦与伊朗保持务实关系，导致其无法配合针对伊朗的集体威慑。总而言之，这一新兴的区域安全框架更多反映了一种必要性的趋同而非完全整合的战略愿景。四国应以建立互信为现实起点，加强国防与经济合作，并最终增强区域国家的自主性、重组区域秩序。

<https://studies.aljazeera.net/en/analyses/emergence-regional-security-framework-t%C3%BCrkiye-pakistan-saudi-arabia-and-egypt>

编译：朱小然

20、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美欧还能在中东合作吗

5月22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小悉尼·斯坦（Sydney Stein, Jr.）学者菲利普·戈登（Philip H. Gordon）的文章《美国和欧洲还能在中东合作吗》。文章认为，加沙战争和伊朗战争正在使欧美围绕中东问题的政策分歧进一步扩大。虽然美国与欧洲在中东仍存在共同利益，包括防止地区战争外溢、遏制核扩散、维护海上通道安全、保障能源与贸易流动以及推动以巴局势稳定，但双方在政策路径、对以色列态度和对武力使用的理解上已经出现明显裂痕。这种分歧不仅削弱了欧美在中东的协调能力，也进一步冲击了跨大西洋关系本身。文章认为，欧美分歧首先体现在以色列问题上。特朗普政府

继续高度支持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而欧洲国家对以色列在加沙、约旦河西岸、黎巴嫩和伊朗问题上的军事行动越来越持批评态度。欧洲方面更加重视国际法、人道主义危机和长期政治解决方案，而美国政府则更倾向于将以色列视为中东安全秩序中的核心盟友。文章认为，这使欧美在加沙停火、巴勒斯坦问题和地区降级安排上难以形成统一立场。其次，文章认为，伊朗战争进一步暴露欧美在中东安全治理上的结构性差异。与 2015 年伊核协议时期欧洲深度参与谈判不同，当前美国在伊朗问题上更强调单边行动和军事威慑，欧洲则更希望通过外交谈判、核查机制和制裁安排来限制伊朗核能力。欧洲在本轮伊朗战争中的影响力明显下降，不仅没有真正参与美国对伊朗政策的核心制定，也很难阻止美国和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这说明欧洲虽然仍然拥有经济、外交和规范性工具，但在硬安全危机中的实际影响力受到明显限制。文章进一步认为，特朗普政府对欧洲一体化和跨大西洋协调机制本身也缺乏足够重视。美国一方面希望欧洲在中东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另一方面又不愿让欧洲真正参与核心决策。文章认为，这种矛盾使欧洲处于尴尬位置：如果追随美国，欧洲将承担战争外溢、能源价格上升和国内民意反弹等成本；如果与美国保持距离，欧洲又可能进一步失去对中东局势的影响力。因此，当前欧美围绕中东问题的分裂，可能成为 2003 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最严重的跨大西洋分歧之一。不过，欧洲仍可通过人道主义援助、支持巴勒斯坦安全机构、制裁暴力

定居者、利用欧盟与以色列之间的贸易关系，以及在未来伊朗协议中提供制裁减免、核查协助和海上安全合作等方式发挥作用。欧洲如果想在中东问题上重新获得影响力，就必须更统一、更坚定地使用自身政策工具，而不能只停留在外交声明和道义批评层面。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can-the-united-states-and-europe-still-cooperate-in-the-middle-east/>

编译：赵乐洋

21、美国华盛顿特区阿拉伯中心：沙特在伊朗战争中的战略困境

5月21日，美国华盛顿特区阿拉伯中心发表政治研究小组的文章《沙特阿拉伯在伊朗问题上的战略困境》，认为美以伊战争动摇了沙特自2021年来重塑缓和局势、服务经济转型的地区秩序愿景。沙特处于战争的风暴中心，2026年5月初，沙特财政部披露第一季度预算赤字高达1257亿里亚尔（约合335亿美元），创下近8年来最大季度赤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均下调了对沙特的经济增长预期。

《纽约时报》曾报道，沙特王储小萨勒曼游说特朗普总统继续打击伊朗，不要达成任何可能实质上保留伊朗政府及其导弹计划的协议。文章认为如果报道属实，沙特可能有两方面战略考量。一是2023沙伊和解虽然降低了政治紧张局势，但并未重新分配地区权力，也未解决两国之间根深蒂固的结

构性矛盾；二是巴沙尔垮台与真主党遭受重创，让沙特发现了填补伊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撤退后留下的权力真空的机会。然而，在4月8日美伊达成停火协议后，面临战火重燃的风险，沙特也有两种战略选择。一是对伊朗采取公开报复行动，这将使沙特更深地卷入一场其经济难以承受的战争；二是保持克制，但这将暴露其威慑力的局限性，并助长伊朗进一步袭击的可能。而沙特与阿联酋近期的公开决裂也加剧了沙特的外交困境。阿联酋的立场更接近华盛顿和特拉维夫，而非其海湾邻国。沙特已将阿联酋的姿态视为其试图取代利雅得成为阿拉伯世界领头羊的举措，而利雅得现在怀疑阿布扎比正试图退出海湾合作委员会。沙特担忧的另一个方面是其自身的安全体系，伊朗的袭击引发沙特对美国安全保障的怀疑，但放弃这一安全伙伴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原因在于目前尚无其他切实可行的替代保护力量。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加速了沙特安全伙伴关系长期以来的多元化进程，而非取代与华盛顿的关系。

<https://arabcenterdc.org/resource/saudi-arabias-strategic-dilemma-in-the-iran-war/>

编译：王天垚

编译：樊若晨、朱小然、周雨佳、胡柏闻、虞朝玮、黄小漫、
王天垚、赵乐洋、段昶宇、王乐知、吴亦恒、王北北、王语
嫣、章太宇、邵洋、崔惠景、程畅、吴文茁、马奕源、许紫
婷、朱邯、叶丽娜·叶尔兰

审核：文晶、许嘉伦、王从越、郭铭心怡